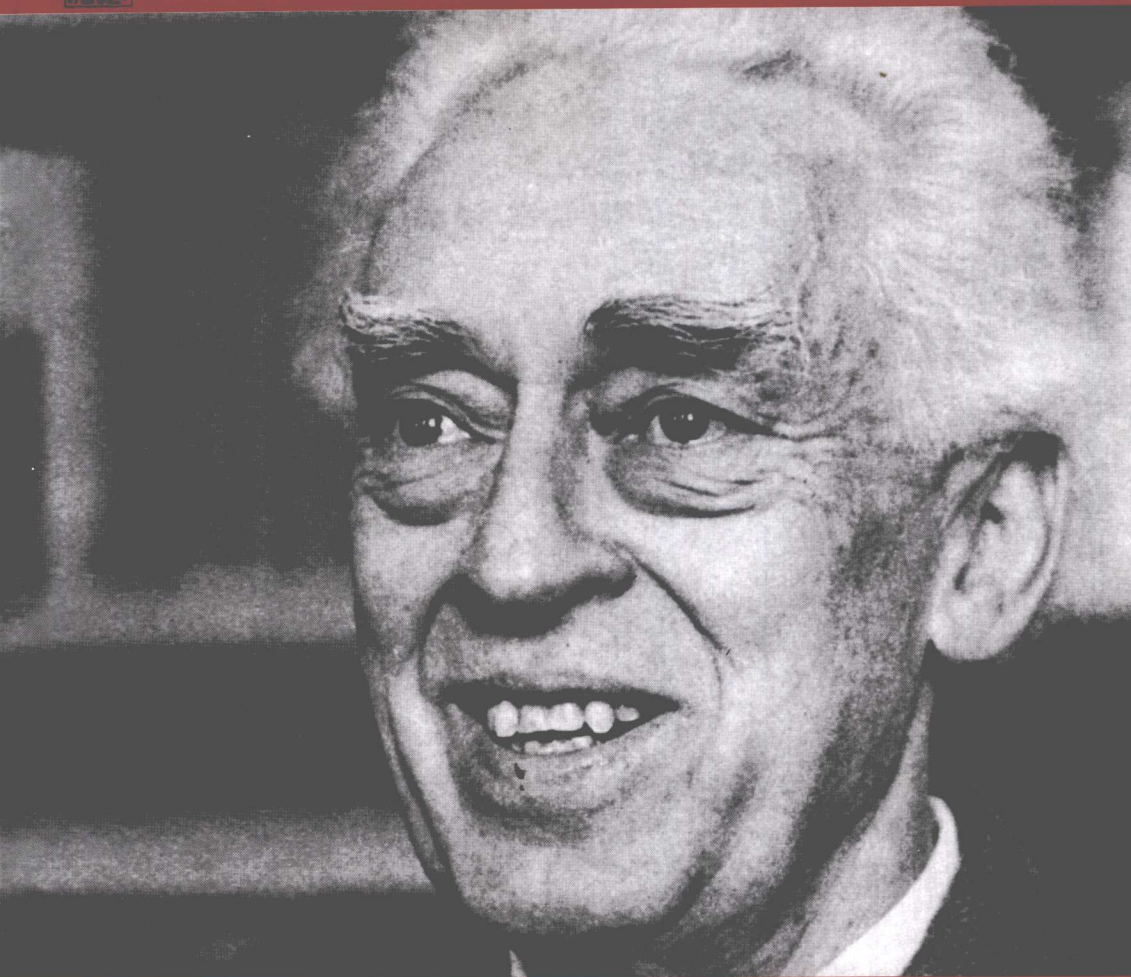




伟大的经济学家系列译丛



PIERO
SRAFFA

[意] 阿莱桑德罗·隆卡吉里亚 著 王漪虹 译

皮埃罗·斯拉法

华夏出版社

PIERO
SRAFFA

皮埃罗·斯拉法

[意] 阿莱桑德罗·隆卡吉里亚 著 王漪虹 译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皮埃罗·斯拉法/(意)隆卡吉里亚著;王漪虹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1

ISBN 978-7-5080-5393-6

I.皮… II.①隆… ②王… III.斯拉法,P.(1898~1983)-经济思想-研究 IV.F091.348.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77990号

Alessandro Roncaglia: PIERO SRAFFA

Copyright © Alessandro Roncaglia 2009

First published 2009 by PALGRAVE MACMILLA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9 by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英文版由 PALGRAVE MACMILLAN 于 2009 年出版。

本书中文简体版权 PALGRAVE MACMILLAN 授予华夏出版社,版权为华夏出版社所有。未经出版者书面允许,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内容。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09-3037

皮埃罗·斯拉法

[意]阿莱桑德罗·隆卡吉里亚 著

王漪虹 译

策 划:陈小兰

责任编辑:李欣利

出 版: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电话:64663331 转)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圣瑞伦印刷厂

装 订:天津市武清区高村乡高村印装厂

版 次:2010年1月北京第1版

2010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670×970 1/16开

印 张:11.5

字 数:170千字

定 价:28.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序 言

皮埃罗·斯拉法可以和凯恩斯并称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也是同时代的欧洲文化巨擘，而实际上对他的这一评价尚未为众人皆知，本书正是为了证明这一观点。

事实上，除了上世纪三十年代和六七十年代外（在这期间，经济学所热切争论的核心问题正是厂商和产业理论以及资本和分配理论），只有专业人士才对斯拉法的贡献表示出兴趣，因为他在当前经济学辩论中并未扮演实质角色，而辩论在经济学领域中正是解决某些尚无结论的关键问题的简易方法。事实上，主流经济学理论既无法证明斯拉法理论存在任何错误（下文中我们将做详细介绍，虽然在这方面有人试图证明过，但均以失败告终），也无法对他的结论作出任何改动。斯拉法的结论暗示着一个研究方向上的重大转变，他摒弃了核心概念，即边际主义价值和分配理论。主流经济学对其采取的简单策略就是忽视和规避，从而导致了所谓“高级”理论的分裂，表现为内部一致，但建构在不切实际的假设基础上，且无法给出清晰的结论，因此无法解决实际问题；另外，针对某些特定问题提出的大量脱节的“低级”理论，例如那些占统治地位的宏观经济学教材等，其理论基础就是完全错误的。

保罗·萨缪尔森（1962：193 - 194）最早提出“高级”和“低级”理论分野，用以回应斯拉法对二战后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提出的批判。如果你注重内部一致型，那么就选择“高级”理论（即纯粹的一般均衡理论）；如果你注重实际应用，则可以选择简

2 皮埃罗·斯拉法

化了的“低级”理论。尽管这是一种不可接受的简单假设，提出的目的就是借助诸如只有单一商品的宏观模型或者是局部均衡理论等来避开斯拉法提出的很多问题。

目前经济学界分裂的现状可以作为一个明证，每个研究人员在各自不相关的亚领域内研究。由于这种程度的分裂，每个亚领域中都追求着所谓的“一般科学”，在自己领域和对市场经济如何运行的普遍观点之间的关系上只愿做嘴皮功夫。无论如何，一个含混不清的基础结构（价值与分配的一般均衡论）是不足以建立所需联系的，因为一般均衡理论就本质而言太过于普遍且抽象，并不适用于任何特定问题的研究。事实上，一般均衡理论中为了解决当前特定问题而引入的很多特定假设都包涵遭到斯拉法批评的传统边际理论的元素。在这种形势下，或许我们该考虑斯拉法关于在古典凯恩斯学说基础上重建经济学的建议，这会为经济学的每个基础领域都提供更好的基础。

为了阐明上述摘要，我们需要详细评述斯拉法的贡献。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如同驾驶着一辆经济学的车撞向主流的边际主义学说/新古典学说/主观学说。因此，需要好好诠释这项工程本身及其背景。

这里先要给专业术语做一个界定，任何一个简单区别都有可能阐明这场学术战役双方的内部分野。以下篇章中，我们将把重点放在斯拉法和古典学说的不同上，借以说明斯拉法的独到之处。相反，斯拉法反对的主流边际主义学说/新古典学说/主观学说则包括不同的分支，主流经济学涉及的时段从斯拉法著作出版（受萨缪尔森 1948 年书的影响）到他对“奥地利学者”进行批判，或是到威克斯蒂指代的纯粹边际主义理论（斯拉法，1960：v）。事实上，斯拉法的批判适用于上述任何一派，即使各派别所走的道路不尽相同。

我们从第 1 章开始，先介绍一些背景资料，简单勾勒了斯拉法的生活和早期著作，这有助于了解斯拉法。包括他对于货币银行学的早期观点——也正因为此他接触到了凯恩斯；他与意大利共产党

领袖安东尼奥·葛兰西在政治上的关系，以及他一系列的动摇马歇尔厂商理论根基的文章。第2章是“意大利人在剑桥”，讨论他1960年出版的著作《用商品生产商品》的背景，正是剑桥文化环境催生了凯恩斯和维特根斯坦的性格，以及他们和斯拉法的关系；还包括斯拉法倾力编撰的李嘉图著作及通信集的评述，目的在于解释劳动分工和剩余概念的长久误读，并重建古典理论。第3章针对的是斯拉法的主要贡献，他的经典巨作《用商品生产商品》并不比一本手册长太多，但在简洁的文字中蕴含着惊人的潜力。第4和第5章是斯拉法理论重要内容的详细解释，如，基本产品与非基本产品的区别，以及标准商品；第6章阐述了他对边际主义价值和分配理论内容的批判；第7章则是我个人对于斯拉法1960年著作理论框架的理解，这个框架可以说构成了他学说的整体，或者说是其理论的基础，包括了斯拉法与维特根斯坦和凯恩斯思想的重要联系。最后第8章简单介绍了斯拉法1960年以后对古典凯恩斯学派的重建，另外，斯拉法在经济学研究上采用的诸多方法被我取巧地归纳为三个“斯拉法学派”。

由衷感谢托尼·瑟尔沃（Tony Thirlwall）和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Palgrave Macmillan）让我重新考量自己对斯拉法革命的认识，并把这种认识重新系统地展示出来。斯拉法曾经对我的同事说过：“我花了三十多年来写这本书，你想弄懂它怎么也要花一个多月的时间！”从我开始学习斯拉法的著作到现在已经快40年了，据我第一次在这个领域发表作品（隆卡吉里亚，1975）也已经有三十多年了。当然，这并不能保证我就一定能做出完全正确的解释，但确实我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

在这漫长的时期里，我欠了很多债。首先是保罗·赛洛斯·拉比尼（Paolo Sylos Labini），他告诉我经济学研究是活生生的行为，绝不是远离实际生活的，然后他又把斯拉法的思想介绍给我（同时附了一封介绍斯拉法的信件）；还有皮埃罗·斯拉法本人，我1970年第一次见到他，1971-1973年间在他的教导下学习，之后亦经常就本书写作和其他事宜向他讨教。对于那个时代在剑桥学

4 皮埃罗·斯拉法

习的绝大部分意大利籍学生而言，他是一个亲近的朋友，他对我们的学习和生活很感兴趣，热心于和我们讨论意大利政治。他在不同方面对我们中很多人起了巨大影响，但从不灌输给我们什么是“真理”，哪怕再简单的事情上也不强迫我们接受他的观点和意见：他喜欢倾听我们的想法，和我们一起讨论，由此在批评中源源不断地萌发出新的想法。我还要感谢理查德·阿瑞那（Richard Arena）、克里须那·拉达巴拉华（Krishna Bharadwaj）、马赛拉·可西（Marcella Corsi）、杰夫·哈克特（Geoff Harcourt）、简·克雷格尔（Jan Kregel）、路易吉·帕西内蒂（Luigi Pasinetti）、波特伦·谢弗德（Bertram Schefold）、路易吉·斯潘万塔（Luigi Spaventa）、伊恩·斯蒂德曼（Ian Steedman）、约瑟夫·斯特德奥（Josef Steindl）、罗伯托·维莱特（Roberto Villetti），还有很多这些年来和我讨论过、为我提出过批评意见的人们。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参考了1975年的版本和1999年收录了我其他论文（隆卡吉里亚，1990，1994，1998）的集子，但是更改太多不能详列于此，为此我感谢罗伯·兰厄姆（Rob Langham）和劳特里奇（Routledge）允许我引用1999年英文版的一些段落。

感谢我的朋友和同事（尽管这与最后结果并无直接联系），感谢他们长年来和我讨论相关论题，并阅读指正我第一版草稿中的错误，他们是：卡罗·蒂爱普利提（Carlo D'Ippoliti）、纳里奥·那尔迪（Nerio Naldi）、安娜丽莎·罗塞里（Annalisa Rosselli）、奈里·萨瓦多利（Neri Salvadori）、托尼·瑟尔沃（Tony Thirlwall）和马里奥·汤维罗那齐（Mario Tonveronachi）。还要感谢格雷汉姆·赛尔斯（Graham Sells）提高了我的英文水平。

目 录

序 言	1
第 1 章 早期生活及论作：对马歇尔价值论的批判	1
一、早期有关货币银行学的论作	1
二、与葛兰西之谊	6
三、对马歇尔理论的批判	9
四、不完全竞争	13
五、对代表性厂商和马歇尔分析的革命面的批判	15
第 2 章 意大利人在剑桥	21
一、剑 桥	21
二、维特根斯坦	24
三、与凯恩斯的友谊及对哈耶克的批判	27
四、李嘉图著作的评述版	33
第 3 章 《用商品生产商品》	39
一、从李嘉图到斯拉法	39
二、《用商品生产商品》	41
三、斯拉法的分析与古典学派理论：对“生产费用” 理论的批判，以及市场价格与自然价格的区分	44
四、社会必要技术	49
五、后付工资的支付方式和生产周期	52
六、斯拉法革命	53
第 4 章 基本产品与非基本产品	57
一、基本产品、非基本产品和工资产品：斯拉法与 古典理论	57

2 皮埃罗·斯拉法

二、古典经济学对必需品与奢侈品的区分	58
三、基本产品与非基本产品的区分	62
四、工资与利润的关系	64
五、生存必需品及基本产品与非基本产品的区分	65
六、与冯·诺依曼的比例增长理论的关系	66
七、税收对基本产品、非基本产品及工资产品的影响	69
八、论非基本产品正价的存在	70
第5章 标准商品	73
一、斯密及李嘉图理论中的标准尺度	73
二、马克思对贝利论李嘉图的评论	77
三、斯拉法的具体问题及其解决方法	79
四、标准商品、可支配劳动和冯·诺依曼体系	82
五、标准商品与一般商品的关系	84
第6章 对边际主义理论的批判	89
一、边际主义理论的分析架构	89
二、对奥地利学派理论的批判	93
三、对于将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批判	96
四、批判的延展	101
第7章 《用商品生产商品》的解析	105
一、解读斯拉法：既定量假设	105
二、古典经济理论与边际主义理论的冲突	108
三、古典学派与边际主义学派有关竞争概念的分歧	112
四、现实化问题	114
五、斯拉法与维特根斯坦：经济学的方法问题	117
六、斯拉法与凯恩斯	122
七、小结	126

第 8 章 斯拉法理论的传承	129
一、简介	129
二、古典经济理论的复兴	130
三、源于斯拉法的分析贡献	132
四、“李嘉图主义”的重建：帕西内蒂	135
五、“马克思主义”的重建：加列格纳尼	138
六、“斯密主义”的重建：赛洛斯·拉比尼	141
七、三种研究的初步评价	145
参考文献	151
译后记	173

早期生活及论作：对马歇尔价值论的批判

一、早期有关货币银行学的论作

皮埃罗·斯拉法，1898年8月5日出生于意大利都灵。母亲伊尔玛·蒂沃利（Irma Tivoli, 1873 - 1949）、父亲安格鲁·斯拉法（Angelo Sraffa, 1865 - 1937）都是犹太后裔。安格鲁是一位著名的商法学教授，并在米兰博科尼大学担任院长多年。1897年7月4日两人在库马耶宣誓结婚，一年后独子皮埃罗出世。

他跟随父亲辗转于不同的城市和学校，年轻的斯拉法从帕尔马转到米兰（1906 - 1913），然后是都灵（1913 - 1917），在那里他专攻古典经济学。尽管父母已迁回米兰，斯拉法还是留在了都灵，并考入了大学的法学院，他学习十分艰苦，但出勤率却不高，尤其是政治经济学教授阿希尔·洛里亚（Achille Loria, 1857 - 1943）的课。实际上，1917年到1920年斯拉法被征兵服役，在战争结束前夕，他被分配至“敌署皇家人权暴力调查委员会”秘书处，最后长达七卷的报告也在1919年底至1921年初出版发行。斯拉法得以着军装参加考试，也因此赢得了主考人的青睐。

2 皮埃罗·斯拉法

1920年11月斯拉法以一篇关于意大利战时及战后的通货膨胀的论文光荣毕业。论文指导教师路易吉·伊诺第（Luigi Einaudi, 1874-1961）是公共金融学的教授，自1919年成为自由党参议员后，又被选为财政大臣、意大利银行董事、二战后意大利共和国总统。斯拉法的后半生都与他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尽管如此，斯拉法论文的题目似乎是由阿蒂略·卡比亚蒂（Attilio Cabiati, 1872-1950）建议的，阿蒂略是斯拉法父亲的好友，那段时期^①正在热那亚担任经济学教授。

毕业论文同时也是斯拉法的第一本出版物（斯拉法，1920），物价的飞速增长和货币流通中的膨胀与传统理论中的货币数量论相关。尽管包含于其中的实践性阐释使斯拉法的理论区别于那些实用主义理论，不同价格指数显示出不同趋势，其理论的重要性要从参与经济生活的不同群体，特别是工人和投资者的社会阶层的重要性中寻找。这一点值得强调，一般价格水平（其内在的操作力量是货币）的内容是多意的，不由某一单一条件决定，这构成了凯恩斯对货币数量论批评的基础，参见凯恩斯《货币论》（凯恩斯，1930）第1章。

这个阐释说明了货币理论可以影响收入分配。这些内容没有在该书中强调展开，在此略加说明，因为它称得上是斯拉法思想（同时也是凯恩斯思想）发展中的核心。^②

斯拉法这篇论文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它区分了货币的内在稳定和外在货币价值，换句话说，即区分了国内平均价格水平的稳定性

① 想要得到斯拉法生平这一时期的内容，参考那尔迪（1998a, 2004）、迪奥斯（2001）。同时，那尔迪认为斯拉法和皇家研究学会进行了合作，特别是关于经济学的部分，比如提交给 Cassa Veneta dei Prestiti 的长篇报告。关于伊诺第和斯拉法，参考弗奥奇（1986）。

② 帕尼科（可参见2001：287）把斯拉法成为一个“墨守成规者”归因于这样的背景：“在观察视野下的经济形态的不同水平不取决于自然或物质的力量[……]而可以在当前公众认为‘正常’的情况下培养成不同水平，无论如何，在斯拉法思想这种最初的发展阶段，这种观点既不明确也不被觉察。”

和汇率的稳定性。根据传统的金本位理论，这两个变量是相符合的，但至少，从原则上来说应该被区分开来。无论考量短期实践还是不变的纸币体系，这个区分都起到了必要作用，因此对当时的经济政策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①另外，这个观点还与凯恩斯理论的发展相关：凯恩斯在《印度货币和金融》（1913）中没有使用区分观点，但在《货币改革的道路》（1923）中引入了这个观点，并在那个时候（1921年8月）遇到了斯拉法（斯拉法当时正在编辑该书的意大利文版）。^②

斯拉法的早期著作持续地讨论货币问题：1922年的一篇关于意大利斯康图银行危机的文章发表在《经济学杂志》上，1922年的另一篇由凯恩斯编辑的关于意大利银行业危机发表在《曼彻斯特卫报对欧洲重建的补充说明》上。这两篇文章显示出他对银行业制度化、技术化方面的大力推崇（或许部分归因于年轻的斯拉法刚刚毕业后在一个省级银行工作中获得的经验）和他在风险利率知识上的广博与体悟。^③

第一篇文章回顾了意大利斯康图银行从1914年末始创到1921年12月破产倒闭的情况，勾勒了意大利经济体系的现状，包括系统性疲软、暗箱操作、频繁地欺骗，以及在法律和规则约束下极尽可能钻空子等所有糟糕之处。斯拉法对这些问题抱持着悲观态度——银行和投资者的直接关系中存在的风险，这种关系带给意大利

① 参考隆卡吉里亚（1984）、金伯格（1986）、帕尼科（1988b）、德赛科（1993）及乔卡和任纳迪（1997）。

② 葛泰诺·萨维米尼1873-1957）从玛丽·博纳森那里为斯拉法要来了一封致凯恩斯的介绍信，玛丽是这位著名的艺术评论家、反法历史学家的妻子，是凯恩斯和萨维米尼共同的朋友，本人也是斯拉法家族的朋友。玛丽介绍斯拉法是“萨维米尼一位了不起的朋友，萨维米尼教授认为他非常棒”。参考隆卡吉里亚（1983，1984）的信收藏在剑桥国王学院的凯恩斯纪念馆里，当时收在麻省图书馆时被作者发现，由芭芭拉·洛维女士编目。

③ 我们应该记得斯拉法的父亲是一位商业律师，熟悉意大利商业圈和经济圈；他的一位叔叔玛丽安诺·德艾米丽奥（1871-1943）在1923年成为意大利最高法院的第一位主席，并且在斯拉法帮助监狱中的葛兰西的行动中帮助了他，由此可以相信他描述的全意大利主要银行之间存在的秘密协定确立最高被动利率、最低主动利率和佣金都是真实的（斯拉法，1922b，179-181）。

利金融市场不可避免的滞后，以及政治家首当其冲缺乏真正积极的态度去改变，从而无法改变当前现状的困难。尽管其他国家的实例已经证明了法制性的改革自身存在不足，不能阻止危机的发生，意大利国内仍然有新法律号召“阻止信任体制，保护银行的独立性，规范用于银行存款的储备金”。这些危机由于法西斯政府和金融界精英存在利益关系而加剧，如同斯拉法在文章末尾强调的：“即使法律本身并不是毫无希望，但在政府自己率先决定打破法律的时候，在一群荷枪实弹的士兵和一群大无畏的金融精英一起胁迫它的时候，它又如何发挥作用呢？”（斯拉法 1922a：197）。

这些问题一直关联到今天，在关于选择专业银行系统（建立在区分短期、中期和长期信用的基础上，1929 世界经济危机时被意大利和世界其他国家所采用）还是全能银行系统（经过漫长的 60 年辩论之后，1993 年伴随意大利银行股票重新启用）的辩论时常常出现。斯拉法看到了这两种不同体制的优缺点，大众体制（混合制）在工业投资的资金渠道上有优势，但是加大了工业公司与银行之间危险关系的风险。斯拉法抨击了交叉持股和厂商间互兼董事的问题，这正启发了伯利和敏斯（1932）；他对高层政治家与金融家之间应保持亲密关系问题提出了批判，如今这一观点仍为我们所用，如米歇尔·桑东诺的私人银行（1974）以及罗伯特·卡尔维的银行（1983）的破产事件。

斯拉法的第二篇文章（1922b）点出了意大利三大领头商业银行（商业银行、意大利信贷银行和罗马银行）的弱点，对它们官方账户的准确性和它们采取的机构功利制度（利用工业股票补贴）提出了严重质疑，他认为它们正是以此逃避有限制的法律条款的。

虽然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第一篇文章^①在意大利并没有受到重

① 据斯拉法后来回忆（与笔者的私人谈话中），在他与凯恩斯相互熟识以后，1921 年 8 月在剑桥，凯恩斯请斯拉法在《曼彻斯特卫报》上发表一篇关于意大利银行体系的短篇评论。那时年轻的斯拉法刚刚毕业，他写了一篇关于斯康图银行的文章，已明显超出了他的功课水平。当凯恩斯收到这篇文章时，他发现这篇文章并不适合在《卫报》上发表，反而更合适在《经济学杂志》上发表。当回忆起这段经历时，斯拉法的眼神中仍带着激动。由于该文章发表在《经济学杂志》上，斯拉法又为《卫报》写了一段短篇文字。

视，第二篇文章却很快得到了墨索里尼的关注，墨氏为此而震怒，他视此为一个讯号，担心该文章会影响当下的国际金融循环，引发银行危机迫近的风险，他给安格鲁·斯拉法发了电报，要求他让其儿子无条件地公开发表改变论调的声明。^① 商业银行还威胁说要起诉斯拉法，但并未付诸行动。该银行主席托普利兹（Toeplitz）给作为《卫报》编辑的凯恩斯写了一封抗议信，凯恩斯在随后一期的《卫报》上刊登了该信，并作出了简短的回复。

经过这次波折后，凯恩斯决定邀请这位年轻的意大利经济学家到剑桥。斯拉法亦欣然接受，但在1923年1月抵达多佛尔时却被英方拒绝入关，可能是由于英国官方已经和法西斯政府事先就此达成了友好一致（斯拉法和凯恩斯都这样认为），也可能是因为在斯拉法1921年访英时就和英国马克思主义沾上关系而被贴上了“不受欢迎人士”的标签。^②

斯拉法对货币问题一直有着兴趣。他在皮埃罗·古贝提（Piero Gobetti, 1901 - 1926）1923年的《自由革命》中写了一段犀利的短评，抨击了发表在《意大利人民》上有关里拉汇率变化的一篇文章；安格鲁·塔斯卡（Angelo Tasca, 1892 - 1960）在《国家劳动力》上刊登了两封关于里拉重估价的信件。^③ 在信中，斯拉法批评了当时一些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的简单想法——即认为里拉增

① 斯拉法的文章是1922年12月7日发表的；而墨索里尼的电报是1922年12月20和21日的。隆卡吉里亚（1983a, 1984）首次写出了墨索里尼的电报；斯拉法和很多经济学家都提及过此事，其中包括皮埃安格鲁·加列戈纳尼（Pierangelo Garegnani）、瑟吉奥·史蒂夫（Sergio Steve）和我（1975年他曾给我看过电报的内容）。弗纳（Finoia）对该电报是否存在提出过质疑（1988：301 - 302），纳里奥·那尔迪后来在外交部档案馆找到了这些电报。

② 参考那尔迪（1998a, 1998c）。

③ 这两封信是由塔斯卡匿名刊登的，原件丢失在巴黎。而塔斯卡自己的《国家劳动力》，现在保存在米兰的佛特内利基金会，上面还有铅笔写的“P. S.”的字样，很可能是出自塔斯卡，直到1971年才最终确定该信的笔者。塔斯卡曾想要斯拉法允许他刊登这些信件，但只有1927年12月21日发出的信上斯拉法才答应了他的要求（这封信现被保存在米兰的佛特内利基金会，参考波蒂尔，1987：114），然而斯拉法却从未被告知该信件的刊登，至少他在1971年时是这么告诉我和其他人的。

值受益的是资产阶级，因此是和工人阶级作对的。为了驳斥这一观点，斯拉法指出了资产阶级和法西斯统治阶级是两个不同阶层，获益完全相反。1928到1930年间，斯拉法在剑桥执教意大利和德国金融体制，同时开设的还有他最著名的价值理论课程。后面将会继续讨论的1932年与哈耶克的公开辩论也是围绕着货币理论问题进行的。

总而言之，斯拉法的早期著作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全能”的经济学家，他用牢固的知识体系和现实生活中鲜活的例子展示出他在纯理论上的兴趣。

二、与葛兰西之谊^①

1919年在都灵大学，斯拉法遇到了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 1891 - 1937）。介绍他们认识的是乌伯托·寇斯摩（Umberto Cosmo, 1868 - 1944），斯拉法高中时代的意大利文学老师，他同时也在大学教书，葛兰西正是他最得意的学生。1919年葛兰西创办了《新序》，斯拉法为他投递了一些译自德文的文章，1921年访问英国时还从伦敦寄给葛兰西三篇自己写的短文。同年，意大利共产党在里窝那（Livorno）成立，葛兰西在1924年成为意大利共产党秘书；斯拉法从未加入过共产党，他保持着自己思想上独立的同时，一直与这位朋友保持着知识分子间的密切关系。

斯拉法写的一封信可以证明这两位朋友有关政治意见的交流，这封信（为署名，只签了个S）被葛兰西刊登在了《新序》1924年4月号上，并附上了他的回复（葛兰西和斯拉法，1924）。在这封信中斯拉法强调指出了资产阶级力量在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的作用和民主制度对无产阶级在社会和政治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① 参考隆卡吉里亚（1983）、弗斯蒂（1998）、那尔迪（1998c, 2000）及瓦卡（2000）。

在当前法西斯独裁加剧的局势下，他发现工人阶级从政治舞台上和贸易联盟中消失了，共产党没有办法组织政治活动，所以工人只能作为独立个体而不是群体来面对他们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高于所有其他问题之上的，是‘自由’和‘秩序’，其他的以后可以得到，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工人很可能对重要问题失去了兴趣。现在正是民主的力量进行抗争的时候，我认为我们一定要让他们行动，并且尽可能地帮助他们。”（斯拉法，1924b：4）

安东尼奥·葛兰西的回答是断然消极的，同时表态的还有阿马德奥·波迪加（Amadeo Bordiga）以及共产党（中心原则盛行，无法提出对官方路线的异议）的秘书长。葛兰西拒绝了斯拉法的提议，认为他的策略是资产阶级反抗力量，因而算是传播对共产党清算的思想，还进一步地批评了他的朋友“尚不能剔除自由民主知识分子背景的意识形态残余，即规范的康德派，而不是辩证的马克思主义”。尽管如此，葛兰西的论文——写道共产党应该提高“自主、自治从而解决意大利的一般问题”——本身与联合其他反法西斯政党的计划并没有冲突，但是他不能公开地提出这个建议，因为这不同于共产党的路线。

围绕着年轻经济学家提出的政治建议和对问题的不同认识，两位朋友或许经过了一番交心的讨论，斯拉法的信终归还是发表了。事实上，葛兰西再次考虑了这个策略，在一封给自己职位相同的同志的私人信件中更明确地讨论了这一点，并且不是那么遵循波尔迪加原则（陶里亚蒂士，1962再版：242ff.）。^①

这些事实说明斯拉法在葛兰西的政治理念发展中起了某些作用，比如葛兰西一直保持着波迪加路线——特别是与共产党在布尔什维克改革中反对一切其他政治力量的观点保持距离。多年后，在可以预见法兰西政权灭亡时，葛兰西为了重建民主的意大利而希望在反法兰西政治力量之间签署协定，那时他的政治理念变得和斯拉法在1924年所持的态度十分相似，并一直保持到生命的终

^① 第二封信解释了一些评论家（如森，2004：36）为什么会支持葛兰西。